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編百種

王雲五主編

王臨川集

(七)

王安石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408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二編五種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臨川集

(七)

王安石著

國立基本叢書

010408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伏奉聖問發議繳送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闕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闕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14884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敍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尙

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諭及尙書賡歌之事，而愚憤官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會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常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舉，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常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者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舉。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舉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於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廢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常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忠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常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舉薦舉人材。然尙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成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

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等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卷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豮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污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平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頡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

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遠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僇安也。厝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湧出而下流也。輓曉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趨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千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絨天子飾下者也。赤絨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

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無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之未易道也。自厲自幽以卽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婦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衾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菲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韋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儉。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逮。革之所以生也。以乘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執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

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俸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讜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讜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執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

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

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卷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爲野。般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善惡之性。有人於此。善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善。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善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善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者。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舉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善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舉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犀變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鷲鷩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鷲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遑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駢驥駘與鷲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鋒。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躡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

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己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

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難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諱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

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卷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不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

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書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精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爨。土溥。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漁。火之鑿。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斂。能敷。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熱。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卷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

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也。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奠。熱之氣熉。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綏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熉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繫。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瘳。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奠。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

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不知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而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己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己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而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榮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舉廢之而不畏也。蓋榮獨也者。衆之所遠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於獨。而榮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革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於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賤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聽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誣。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於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誣。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

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羅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禬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執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嘯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嘯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皐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

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士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

以爲禍者。於文從馮。馮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馮。馮則貳之謂也。蓋貳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

陽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庶。則萬
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陽。風極備則爲常風。燠
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陽若。曰
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陽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
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
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
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陽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
故若時陽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
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陽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
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
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
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
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
意。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怠。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
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

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也。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

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其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櫬。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

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遇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常。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特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敕過宥臬。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過敕宥臬。能反身修德。敕過宥臬。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

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敵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己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己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卷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

雖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蟋蟀。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繆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繆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苟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諱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毬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利也。故苟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必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

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致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

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與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昔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聽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聽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聽。而不知所以聽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黃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過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觀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闢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

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蓬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而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謂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

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跖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

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

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

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并者。所以辯義。異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卷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

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皋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贖。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莫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寔明。寔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

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驪兜以丹朱稱於前。曰。鬻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尙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

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逆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妻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死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望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子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

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卷六十八

論議

變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變，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皋陶變，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變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變而不然乎。使變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變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變也，亦無所疇，變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變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

垂以爲其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其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變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變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變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尙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

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

然而君子之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苟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苟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苟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苟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苟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

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

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己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乘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逐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銜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

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略之，略而不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讒讒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愛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

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

瞽瞍之舜。舜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貴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

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以謂聖賢之貴而禍，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卷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顯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顯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勛勛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鄣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

雖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

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巳。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尙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尙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尙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

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諍直之路開矣。不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索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開。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違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嬪。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嬪。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嬪。近習者愈矣。至於治

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願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過密。塵埃被之。陪辰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

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尙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因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蔥。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僎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釐穀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

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閱習。

卷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

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則簞食豆羹無歟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有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迷。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汗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譬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口。宗其說者。澆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汗不與焉。舉汗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昧汗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禪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微官者。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禪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遇。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泚說諍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羸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推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推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關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闈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溼。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算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剝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難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剝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二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其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汗。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驎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暇。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十一道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鳴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儒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敗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鄆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士。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卷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翁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閩縣爲禱祠。縣人不時

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尙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開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蘗一切擿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撮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與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爽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齊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振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於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囊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

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塚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奕。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晉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圜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圜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

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降。至靈州。顯爲庾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繫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慮。嘗羈宜欲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願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遯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鄮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姐。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中。秦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

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遺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變臯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遇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駟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觀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則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梟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傳於嚴仲子。荆軻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爲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子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執待而言邪。孔子曰。子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

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諷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利。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尙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14884



3.14
11
39
1031-7
010408

